

淮南鴻烈解批評序

不佞得請暇田間，從友人鹿

門子品隲百氏兩京諸家言班

馬成信史不朽於春秋而唯氏

安當建元右文之餘品集賢豪

今局列館剽莊列百家間持一  
意浩蕩汪洋媿々千百言乃  
已自玄黃剖判靡不究極根  
莖蓋詳哉其言之也即時曠  
目批椶之輩錯出不雅馴而

里走筆脾使聽者盡為希聲  
不忍棄去則句櫛之字縷之  
於其曠理批卻導窾歸於正  
途則詳糈贅行固博士之符  
券也鹿門從子一桂故嗜書

業已訂淮南鴻烈解行海內  
而鹿門子猶病其六畧載取  
枘評續之句若櫛字若縷不  
啻設左右翼而導之前茅也  
安鴻烈其說固曲學者涿毋

能為吾儒重而自有鹿門子  
之評則馬班氏外未必非亞  
旅云

及人臨海櫻寧子敬所王宗  
沐撰

水野

及人鼎野寧子幾所五宗

水野

之信傾其野乃收未必非亞

翰施皆靈重馬自育野門水

淮南鴻烈解總目

原道訓

俶真訓

天文訓

地形訓

時則訓

覽冥訓

精神訓

本經訓

淮南鴻烈



主術訓

繆稱訓

齊俗訓

道應訓

汎論訓

詮言訓

兵畧訓

說山訓

說林訓

人間訓

修務訓

秦族訓

要畧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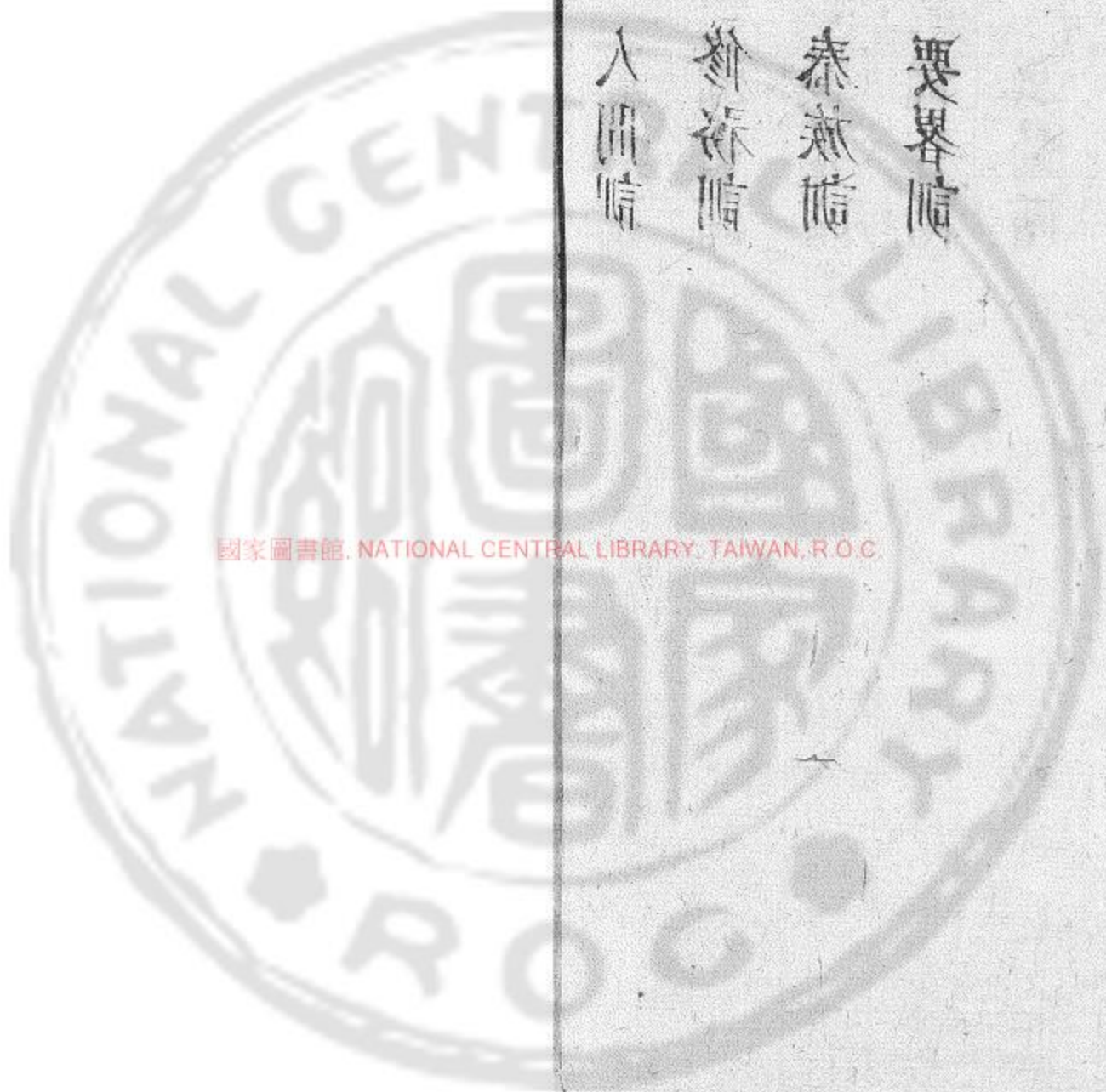
武南樓

要畧

泰敷

新錄

人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卷一

原道訓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源流泉淳沖而徐盈混混汨汨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幙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潯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

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太古二王得道  
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  
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  
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  
鈞旋轂轉周而復匝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爲爲之  
而合於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於和  
有萬不同而便於性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  
之總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响嫗  
覆育萬物羣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

潤澤羽翼奮也角觝生也獸胎不曠鳥卵不暇父無  
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  
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  
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行喙息蠓飛螻動待而後  
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  
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  
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  
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  
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



可爲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  
遂兮洞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騫恍  
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  
而扶搖挾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闥闔鑰  
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  
爭先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  
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  
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  
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上游  
於霄霓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劉覽偏照復守以全  
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故以天爲蓋則無不覆也以地  
爲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爲御  
則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  
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執道要之柄  
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  
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乘其要歸之趣夫鏡  
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是

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小大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媚嫖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蝓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昔者夏鯨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故機械之心藏於胷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號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籌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

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負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功旣成矣秋風下霜到生挫傷鷹鷂搏鷺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魚鼈湊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木處榛巢水居

窟穴禽獸有芄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  
甸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冬因  
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  
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  
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絁不綉以便涉  
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  
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故  
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樹者  
矢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  
爲枳鴝鴒不過濟獬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  
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究於物者終於無  
爲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  
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蹉  
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故牛  
岐蹠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  
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也  
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  
鴛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

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  
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夫  
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是故好  
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  
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遂潛於淵宗  
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  
不得已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  
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  
遲昔舜耕於歷山碁年而田者爭處墮塙以封壤肥  
饒相讓釣於河濱碁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  
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  
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  
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  
徒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  
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  
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  
無不爲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  
先物爲也所謂不爲者因物之所爲所謂無治者不

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

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日以月悔也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

者易爲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躓之先者墮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猶錚之與刃刃犯難而錚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攻大礪堅莫能與之爭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崖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蛟虢而不求報富瞻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

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  
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  
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  
之上遭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  
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  
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  
紛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  
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  
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

爲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  
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  
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  
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是故清靜  
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而恬愉者萬物  
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  
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  
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貞不中規方不  
中矩大渾而爲一葉累而無根懷囊天地爲道關門



穆忒隱閔純德獨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是故  
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  
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  
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爲之  
圜則各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  
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  
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  
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色者白立而五色  
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

之解際天地其全也純兮若璞其散也混兮若濁濁  
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汎兮其若浮雲若  
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闕一孔百事之根皆  
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是  
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  
同出於公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  
則察寡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  
明以知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  
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修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

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墮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韜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過處

大而不窳其覓不躁其神不媿湫澁寂寞爲天下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沕穆無窮變無形像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仗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於得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所謂樂者豈

必處京臺章華游雲夢沙丘耳聽九韶六瑩口味煎  
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鷓鴣之謂樂乎吾所謂樂者  
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樂不以廉爲悲  
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聖  
人不以心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爲曜不忻忻其  
爲悲不惛惛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  
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  
之中足以適情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  
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

樂則至極樂矣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傳旄象耳  
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  
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爲樂也炎炎赫  
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  
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  
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  
亂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  
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  
也不浸於肌膚不浹於骨髓不留於心志不滯於五

藏故從外人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  
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  
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  
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  
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  
於聲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  
則越而散矣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  
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  
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

誦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  
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詐由小天  
下而不以已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  
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  
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  
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  
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  
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  
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

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  
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  
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  
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溔海  
裔馳要褻建翠蓋目觀掉羽武象之樂耳聽滔飀奇  
麗激軫之音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  
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洎聖  
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  
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隱于榛薄之中環堵  
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瓮牖揉桑爲樞上漏下溼潤  
浸北房雪霜灑漉浸潭菰蔣逍遙於廣澤之中而仿  
洋於山峽之旁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  
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  
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  
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鳥之啞啞鵲之喑喑豈嘗  
爲寒暑燥溼變其聲哉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  
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  
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

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  
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  
能曲直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爲修居卑不可爲短是  
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  
不傾新而不助久而不渝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  
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不流與  
化翱翔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貪  
勢名是故不以康爲樂不以慊爲悲不以貴爲安不  
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夫  
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  
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  
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  
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  
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蟲蝮  
動蚊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  
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今人之所以眊然  
能視營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姓可屈伸察能分白  
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

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越垣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爲宅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

終身運枯形於連屨列埒之門而躓路於污壑穿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爲王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漠暱於勢利誘慕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





淮南鴻烈解卷二

倣真訓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無者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堦無無蠕蠕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於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龍蕤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舍和而未

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霓無有仿佛氣  
遂而大通冥冥者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  
青葱苓蘼萑蘆炫煌蠓飛蠕動跂行喙息可切循把  
握而有數量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  
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冶浩浩瀚瀚  
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  
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毫  
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  
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燿之  
間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  
及其爲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  
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  
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  
有力者負而趨寐者不知猶有所遁若藏天下於天  
下則無所遁其形矣物豈可謂無大揚擢乎一範人  
之形而猶喜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  
復新其爲樂也可勝計邪譬若寢爲鳥而飛於天寢

爲魚而沒於淵方其寢也不知其寢也覺而後知其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爲大寢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狡滑鈍憊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夫水嚮冬則凝而爲冰冰迎春則泮而爲水冰冰水移易於前後若周貞而

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是故形傷於寒暑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犒狡狗之死也割之有濡是故傷死者其鬼媿時旣者其神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寢其覺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於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攬捨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爲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被天和食於地德不以曲故是非

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  
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  
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其道可以大美  
興而難以算計舉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  
餘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古之真人立於  
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孰肯  
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夫道有經紀條貫  
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  
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

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於前然後知聖人  
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  
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  
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投之於  
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  
術提挈人間之際揮揆挺矧世之風俗以摸蘇牽連  
物之微妙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環瑋之道忘  
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撥中徙  
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然聰明而

抱其太素以利害爲塵垢以死生爲晝夜是故目觀  
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  
登千仞之谿臨蟻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若鍾山  
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  
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  
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  
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骨之一毛無所繫於志也夫貴  
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已猶蚊蚋  
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

而不闢休於天鈞而不礪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唯  
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  
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  
神游魏闕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是故與至  
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  
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  
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  
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  
耀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引楯萬物

羣美萌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道出一原通九門散六衢設於無垓垓之宇寂漠以虛無非有爲於物也物以有爲於已也是故舉事而順於道者非道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响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有苗與三危通爲一家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

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圜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於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金踴躍於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有况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椴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若此則有所受之

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葩葩遼巢彭滯而爲雨沈溺萬物而不與爲溼焉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奚仲不能爲逢蒙造父不能爲伯樂者是曰論於一曲而不通於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是何則以論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爲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小大優游矣夫秋毫之末淪於無間而復歸於大矣蘆苻之厚通於無壑而復反於敦龐若夫無秋毫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境通於無圻而莫之要御天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捫萬物揣丸變化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夫疾風敦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蟲蟲適足以翱翔夫與蚊虻同乘天機夫受形於一罔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况未有類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

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  
焉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  
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  
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  
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  
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  
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苻嫗掩萬民百姓使  
知之訥訥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  
臣正上下明親疎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挈治煩  
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  
識芒然仿佯於塵埃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含陰  
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  
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  
鏤之以剗刷雜之以青黃華藻罇鮮龍蛇虎豹曲成  
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壺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  
間矣然而失木性鈞也是故神越者其德蕩者  
其行僞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  
物矣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於外也精有湫盡而行



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宣而游於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襟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圉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夫人之事其神而媿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於春而暘者望冷風於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椀木色青翳而羸瘡蝸皖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蹠之際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况乎以無裏之者耶此其爲山淵之勢亦遠矣夫人之拘於

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至德之性甘瞑於溷濶之域而倚徙於汗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爲景柱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顛顛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爲一而萬物大優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被施頗烈而知乃始昧昧眊眊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

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熱提挈陰陽搏挽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貫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棲遲至於昆吾夏后之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樸雜道以僞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

之禮飾絨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懣離離跂各欲行其知僞以求鑿柄於世而錯擇名利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撻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招螭振繾物之毫芒搖消掉捐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此我

所羞而不爲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於死生之境而通於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智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孰肯分分然以物爲事也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

其所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蕪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

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絮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污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聖人有所於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僇身猶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是何則

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於本許由不能行也又况齊  
民乎誠達於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捨何足以  
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  
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  
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  
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  
者爲人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天遏夫化生者不  
死而化物者不化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入於  
四海九江而不能濡處小隘而不塞橫局天地之間

而不窳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  
足蹠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智終天地明照日  
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靜漠恬  
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  
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  
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  
蔚氣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非  
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  
况無道乎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

之攢疾蟲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蚤蟲嗜膚而知不能平夫憂患之來攫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蚤蟲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撻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今夫樹木者灌以澆水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梓有况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負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况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乎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析才

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當此之時峽山崩  
三川涸飛鳥鍛翼走獸擠脚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  
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鳥飛千仞之上  
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况編戶齊民乎由此觀  
之體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繫於世矣夫歷陽之都  
一夕反而爲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巫山  
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故河魚不得  
明日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  
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於濁世之中  
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  
置後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舜  
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  
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  
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  
後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絃而射越舠蜀  
艇不能無水而浮今矰繳機而在上罟罟張而在下  
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  
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  
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  
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  
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  
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  
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爲雨  
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  
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  
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  
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  
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蝓騰火上  
尋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  
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  
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鬪而日月食鯨  
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勃海決  
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  
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  
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



星者天之忌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  
五億萬里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  
軒轅咸池四守天阿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  
亢氏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  
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  
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昂畢西南  
方曰朱天其星觜雉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  
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何謂五星東方  
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  
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  
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爲熒惑其獸朱鳥其音徵  
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  
四方其神爲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戊巳西方  
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  
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  
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爲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  
其日壬癸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  
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

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  
度之七十二歲而周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  
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  
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鎮星以甲寅元始  
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  
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  
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十八歲而周太白元始  
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  
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

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  
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  
興兵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効奎婁以五月夏  
至効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効角亢以十一月冬至  
効斗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  
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  
下大饑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風  
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  
至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景風至四十五日涼

風至涼風至四十五日閭闔風至閭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闡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宮者所以爲司賞罰太微者三朱雀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

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  
十歲而復故日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  
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也西南爲背陽之維東  
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號通之維日冬至則斗北中  
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日夏至則斗南中  
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陰氣極則北至北  
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  
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  
可以夷丘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  
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  
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  
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  
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修日  
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蟬始鳴半  
夏生蟲蟲不食駒犢鷲鳥不搏黃口八尺之景修徑  
尺五寸景修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  
水陽氣勝則爲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  
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

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太呂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太呂加十

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  
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  
鍾加十五日指甲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  
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  
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  
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  
指䟽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  
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  
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子故  
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  
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  
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從  
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  
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  
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  
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  
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  
大周天終而復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

午立春丙子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合  
氣而爲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  
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  
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  
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  
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  
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壬午冬至甲子受制  
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  
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  
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  
煙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  
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  
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  
立封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糴鬻施恩  
澤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廓審羣禁飾兵甲儆百  
官誅不法壬子受制則閉門閭火搜客斷刑罰殺當  
罪息關梁禁外徙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

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  
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胎鳥蟲多傷庚子  
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震庚  
子干丙子夷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庚子  
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  
子介蟲不爲丙子干戊子大旱菘封燠壬子干庚子  
大剛魚不爲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  
子草木復榮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  
冬乃不藏丙子干壬子星墜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  
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  
將其雨至秋三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  
居閉戶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行十二時之氣以至於  
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女夷鼓歌以司  
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孟夏之日以熟穀禾雉鳩  
長鳴爲帝侯歲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  
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爲德月  
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  
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



也聖人不與也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至於曾泉是謂蚤食至於桑野是謂晏食至於衡陽是謂隅中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烏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是謂鋪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至於淵虞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於虞淵是謂黃昏至於蒙谷是謂定昏日入於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爲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蟄律受太族太族者族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莢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巳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暫也律受蕤賓蕤賓

者安而服也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亦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指亥亥者闕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鍾黃鍾者鍾已黃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

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律九寸五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黃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是十二律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

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竅  
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鍾爲宮宮者  
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  
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  
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  
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  
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  
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  
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  
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  
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  
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  
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  
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  
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  
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  
也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鍾之律修九寸物  
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

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  
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  
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秋分稊定稊定而禾熟律之  
數十二故十二稊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  
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  
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  
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  
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  
兩而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  
日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其以爲音  
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  
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  
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  
除之

太陰元始建於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  
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  
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太陰所建蟄蟲首  
穴而處鵲巢鄉而爲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

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  
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  
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小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  
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  
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  
輿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闕歲星舍須女虛危  
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爲對太陰在辰  
歲名曰執除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  
方翼軫爲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

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太陰在午歲名曰  
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  
爲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鶉參以四月  
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  
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  
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  
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闍茂  
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爲對  
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

晨出東方奎婁爲對太陰在子歲名困敦歲星舍氏  
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昂畢爲對太陰在丑  
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  
背雋參爲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  
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  
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德綱曰日  
倍因柔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  
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  
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凡日

於子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三終之五九四十  
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  
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  
以攻必剋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  
分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

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  
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  
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

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  
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  
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  
十六觜雋二參九東井二十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  
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

星部地名角亢鄭氏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  
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雋參趙  
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  
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  
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太陰治夏則  
欲布施宣明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太陰治冬則  
欲猛毅剛彊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  
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一康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  
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  
卯鄭辰晉己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

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巳四季土也庚辛申酉  
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  
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  
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  
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  
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  
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  
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  
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  
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  
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  
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戊戌巳亥韓也巳酉巳卯魏也  
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  
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  
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  
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  
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







升午在戊曰著雊

協洽之歲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爲民食三升  
未 在巳曰屠維

涖灘之歲歲和 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飲三升申在  
庚曰上章

作鄂之歲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蟲民  
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

掩茂之歲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爲菽昌民食七  
升戌在壬曰玄黓

大淵獻之歲歲有大兵大饑蠶不登麥不爲禾蟲民  
食三升

困敦之歲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子  
在癸曰昭陽

赤奮若之歲歲有小兵旱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  
昌民食一升

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參  
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  
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

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東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  
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  
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  
爲方一里距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距北表參望  
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  
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  
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  
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  
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  
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并之東西  
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  
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  
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北也未秋分而不  
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  
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  
等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  
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  
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

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  
度其陰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  
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  
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  
爲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南也未殊公而直日春入而不直也或北也公至而  
里雖也限雖也未春也而直日殊也而不直也或  
蘇下野三萬六千里則與北西里雖也并之

淮南鴻烈解卷四

墜形訓

墜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昭之以日月經之  
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間九州八  
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寒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  
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  
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兗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  
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  
土正東陽州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

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曰太汾澗阨荆  
阮方城殺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藪曰越之  
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  
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余何謂八風東北  
曰炎風東方曰條風東南曰景風南方曰巨風西南  
曰涼風西方曰飈風西北曰麗風北方曰寒風何謂  
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闔四海之內  
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  
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  
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二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  
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  
步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掘崑  
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  
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璇樹  
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  
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四門門間四里門間九純  
繩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

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焚桐在崑崙閭闔  
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  
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瓠貫渤海  
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瓠西南注南海丹  
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餘波入  
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瓠入於南  
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  
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  
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  
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扶木在陽州日  
之所贖建木在都廣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  
無嚮蓋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  
照下地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殞亦  
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  
海東南方曰旻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  
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  
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凡八殞八澤之雲是  
兩九州八殞之外而有八絃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



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  
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西  
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積  
冰曰委羽凡八絃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  
雨八絃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  
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  
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  
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闔闔之門西北方  
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  
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絃八  
殞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東方之美者有醫  
母閭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流  
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  
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  
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  
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凡地形東西  
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

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  
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癰  
木氣多樞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瘦暑氣  
多天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  
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  
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  
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東方有君子之  
國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磁石上飛  
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蛤蟹珠龜與月盛衰  
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墟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  
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  
食木者多力而饒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  
酸食肉者勇敢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  
而天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  
以生或竒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  
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  
日日數十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一主

偶偶以成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  
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  
五十四四主時時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  
五主音音主後後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  
律主麋麋鹿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  
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  
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  
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爲蛤萬物  
之牛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  
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嚼咽  
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  
者膏而無前有角者指而無後晝生者類父夜生者  
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  
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  
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  
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  
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  
宜五穀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兠形小頭隆鼻  
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  
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

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兠上大口決  
毗竅通於耳血脉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  
稻多兕象

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修頸印  
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

黍麥旄犀

北方凶眚不明于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重陰之  
所伏也其人翁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屬焉  
焉黑色主腎其人蠢愚禽獸而壽其地宜菽多大馬  
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  
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  
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木勝土土勝水水勝  
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  
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  
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水囚水死金

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  
有五聲宮其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  
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  
火鍊火生雲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  
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變宮生徵變徵生  
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是故以水和土以  
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  
以成器用

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  
肅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竒嵇股民一臂民  
三身民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胷民羽民謹頭國民裸  
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胷民反舌民豕喙民  
鑿齒民三頭民修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  
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西北方  
有歧踵民句嬰民海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  
繼民雒棠武人在西北阨碓魚在其南有神二人連  
臂爲帝候夜在其西南方三珠樹在其北北方有玉  
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

馬視肉楊桃甘櫨甘華百果所生和丘在其東北瓠  
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夸父棄其策  
是爲鄧林昆吾丘在南方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  
北方立登保之山暘谷搏桑在東方有娥在不周之  
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西王母在流沙之瀕樂民拏  
閭在崑崙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宵明燭光在河  
洲所照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湍池在崑崙玄燿不周  
申池在海隅孟諸在沛少室太室在冀州燭龍在厲  
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  
后稷瓏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流黃  
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  
人頭鼓其腹而熙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  
流至於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於東極河出積石隄  
出荆山淮出桐栢山雎出羽山清漳出楊戾濁漳出  
發包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洛出獵山汶出弗  
其流合於濟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渭出鳥鼠同  
穴伊出上魏雒出熊耳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  
京衽出瀆熊溜出目飴丹水出高禘股出嶠山鎬出

鮮于涼出茅廬石梁汝出猛山淇出大號晉出龍山  
結給合出封羊遼出砥石釜出景岐出石橋呼池出  
魯平泥塗淵出構山維濕北流出於燕

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赤  
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諸比涼  
風之所生也臯稽閭闔風之所生也隅強不周風之  
所生也窮竒廣莫風之所生也突生海人海人生若  
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容者生於庶人羽嘉  
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

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  
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  
鯢鯁鯢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  
潭生先龍先龍生玄龜玄龜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  
介者生於庶龜煖濕生容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  
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煖介煖介生鱗薄鱗薄生  
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曰馮生陽闕陽闕  
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  
庶木根拔生程若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

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芟草者生於庶草海間生屈  
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蓊蓊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  
浮生不根芟者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  
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  
瀕黃瀕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生黃龍入藏生黃  
泉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  
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黃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  
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瀕青瀕八百  
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青龍入藏生清泉清  
泉之埃上爲青雲陰陽相薄爲雲雷激揚爲電上者  
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青海壯土之氣御於赤天赤  
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瀕赤瀕七百歲  
生赤金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  
埃上爲赤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  
水就通而合於赤海弱土之氣御於白天白天九百  
歲生白礬白礬九百歲生白瀕白瀕九百歲生白金  
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爲  
白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



而合於白海牝土之氣御於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  
砥玄砥六百歲生玄瀕玄瀕六百歲生玄金玄金千  
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  
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  
玄海

天土百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  
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玄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卷五

時則訓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昏參中旦尾中其位東方其日  
甲乙盛德在木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族其數八其  
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  
魚上負冰獺祭魚候鴈北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  
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  
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於青陽左个  
以出春令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徭賦立春之日天子

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東郊修除祠位幣禱  
鬼神犧牲用牡禁伐木毋覆巢殺胎天毋麝毋卵毋  
聚衆置城郭掩骼蕪飢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  
木早落國乃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  
至黎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雨霜大雹首  
稼不入正月官司空其樹楊仲春之月招搖指卯昏  
弧中旦建星中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  
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祠戶祭先驪始  
雨水桃李始華蒼庚鳴鷹化爲鳩天子衣青衣乘蒼  
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  
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其子其畜羊朝於青  
陽大廟命有司省囹圄去一告一管隸止獄訟養幼  
小存孤獨以通句萌擇元日令民社是月也日夜分  
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  
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端權槩毋竭川澤毋  
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防農功祭不用犧牲  
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

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  
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燠氣早來蟲螟爲害二月官倉  
其樹杏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  
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麟其音角律中始洗其數八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尸祭先脾榭始華田鼠化爲鴛  
虹始見萍始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  
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  
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於青陽右个舟牧覆舟  
伍覆五反乃言具於天子天子焉始乘舟薦鮪於寢

廟乃爲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旬者畢  
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命有司發困倉助貧窮  
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命司  
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  
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止閉獵舉弋且  
罟羅罟餒毒之藥毋出九門乃禁野虞毋伐桑柘鳴  
鳩奮其羽戴鷩降於桑具撲曲宮篋后妃齋戒東鄉  
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筋  
角箭韃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日大合樂致

歡欣乃合牦牛騰馬游牝於牧令國儻九門磔攘以  
畢春氣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  
時發草木皆蕭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  
不降山陵不登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  
並起三月官鄉其樹李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  
旦葵女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其蟲羽其  
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  
肺螻蛄鳴丘蟪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衣赤衣乘赤  
騮服赤玉建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  
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於明  
堂左个以出夏令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  
夫以迎歲於南郊還乃賞賜封諸侯修禮樂饗左右  
命太尉贊俊傑選賢良舉孝悌行善出祿佐天長養  
繼修增高無有墮壞毋興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  
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殺天子以彘嘗麥先薦  
寢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孟夏  
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隣入保行冬令則  
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春令則螽蝗爲敗

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四月官田其樹桃仲夏之月招  
搖指午昏亢中旦危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  
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  
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鴟始鳴反舌無聲天子衣赤衣  
乘赤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  
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  
於明堂太廟命樂師修鞀鞀琴瑟管簫調竽篪飾鍾  
磬執干戚戈羽命右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  
用盛樂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禁民無  
刈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  
囚益其食存鰥寡振死事游牝別其羣執騰駒班馬  
政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  
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  
蟬始鳴半夏生木董榮禁民無發火可以居而用遠  
眺望登丘陵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  
不通暴兵至行春令則五穀不熟百勝時起其國乃  
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於疫五月官  
相其樹榆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其位

中央其日戊巳盛德在土其蟲羸其音宮律中百鐘  
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涼風始至  
蟋蟀居奧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蜃天子衣苑黃乘黃  
騶服黃玉建黃旗食稷與牛服八風水爨柘燧火中  
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劔其畜牛朝於中宮乃命  
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龜令滂人入材葦命四監大  
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  
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爲民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  
存視長老行稱鬻厚席蓐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

宜以明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  
起土功動衆興兵必有天殃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  
以殺草蕘田疇以肥土墾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  
多風茲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稼穡不熟乃  
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擊四鄙入保六  
月官少內其樹梓孟秋之月柝搖指申昏斗中旦畢  
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其蟲毛其音商律  
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

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衣白衣  
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  
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狗朝  
於總章左个以出秋令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  
之以助損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  
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命將率選卒厲  
孟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順彼四  
方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禁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  
天地始肅不可以羸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  
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修城  
郭繕宮室毋以封侯立太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  
令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收穀  
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  
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瘧疾七月官庫  
其樹棟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星蒼鳥中其  
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  
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鷹來玄鳥  
歸羣鳥翔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



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  
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於總章太廟命有司申嚴百  
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決獄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  
養長老授几杖行稭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芻  
豢視肥臞全瘁察物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  
中度天子乃儺以御秋氣以犬麻先薦寢廟是月可  
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塞修困倉乃命有司趣民牧  
歛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  
也雷乃始收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市來商  
旅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物不匱  
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  
生榮國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  
皆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八  
月官尉其樹柘季秋之月招搖指戌昏虛中旦柳中  
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  
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雀入大  
水爲蛤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天子衣白衣乘白

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饗柘燧火西  
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於總  
章右个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  
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  
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乃命  
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下入學習  
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朝且與  
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  
宜爲度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命太僕及七驕咸駕

戴荏授車以級皆正設於屏外司徒摺朴北嚮以贊  
之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命主祠祭禽四  
方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俛乃趨獄刑  
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通路除道  
從境始至國而後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  
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軌窒行  
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煥  
風來至民氣解隋師旅並興九月宮候其樹槐孟冬  
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其位北方其日壬

癸盛德在水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衣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菽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鍛其畜彘朝於玄堂左个以出冬令命有司修羣禁禁外徙閉閭大按客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封兆以察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修城郭警門閭修櫬閉慎管籥固封壘修邊境完要塞絕蹊徑飾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厚營丘隴之小大高庫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是月也工師効功陳祭器案度呈堅致爲上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是月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大禱祭於公社畢饗先祖勞農矢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律射御角力勁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侵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多暴風方冬不寒

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十月官司馬其樹檀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壁中且  
軫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冰益壯地始  
圻鴉鳴不鳴虎始交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  
玄旗食黍與蔬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  
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鍛其畜彘朝於玄堂太廟命有  
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  
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有隨以喪急捕盜賊誅淫泆  
許僞之人命曰暘月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  
必重閉省婦事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麩蘗必時漑燔  
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天子  
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  
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誅山林藪澤有能取  
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  
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  
去聲色禁嗜欲寧身體安形性是月也荔挺出芸始  
生丘蟪結麋角解水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

無事器之無用者涂闕庭門閭築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氏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賢鴈北鄉鵠如巢雉雒雞呼卯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麥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鍛其畜彘朝於玄堂右个命有司大雉旁礪山土牛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周於天歲將更始令靜農民無存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帥民典訟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錢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女國供寢廟之芻豢卿士大夫至於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

白露早降介蟲爲禘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傷國  
多痼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  
凍消釋十二月官獄其樹櫟五位東方之極自竭石  
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扶櫟木之地  
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  
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室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  
役罪免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  
剛強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  
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

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饑渴舉力農賑貧窮惠孤  
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  
賢輔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兩恒山日月之所道江  
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  
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  
萬二千里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裒覆露無  
不囊懷溥汜無私正靜以和行稔鬻養老衰弔死問  
疾以送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西  
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

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著聚修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壅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今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澗羣水之野顛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問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

釋罪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

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電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製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爲繩地爲準春爲規夏爲衡秋爲矩冬爲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負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弊遠

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爲物宗準之爲度也平而不險巧而不可廣大以容寬裕以容乘剛銳而不挫流而不滯易而不穢發通而不絕紀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惡心惡不害是故上帝以爲物平規之爲度也轉而不以負而不玩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規度不失生氣乃理衡之爲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



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教教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  
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  
明矩之爲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潰取而無怨內而  
無害威厲而不憚令行而不廢殺伐旣得仇敵乃克  
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爲度也急而不羸殺而不  
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  
誠信以必堅慤以固冀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  
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  
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  
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暹寒暑以節至寸雨膏露以

時降

報

新報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十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卷六

覽冥訓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  
平公瘡病晉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墮  
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尚慕權輕飛  
羽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  
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曠虛幽間遼遠隱匿重襲  
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武王伐紂渡於  
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

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撫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撫之日爲之退三舍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於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爲三軍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况夫宮天地懷萬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於人形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

增欷歔啞流涕狼戾不可止精神形於內而外論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吐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臣垂心冥背譴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溼雲

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  
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徵忽恍不  
能覽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  
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  
也故至陰颺颺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  
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  
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使無事焉  
惟夜行者爲能有之故却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  
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以冬鑠膠以夏  
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  
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  
之者富失之者貧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  
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  
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  
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  
之人亦可謂失論矣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  
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  
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石之

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於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爲能有之故峴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紂爲無道左強在側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儵魚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今夫

謂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故通於太和者昏若純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也純温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嗜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鱗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

聲震海內蛇鱗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暫巖  
虎豹襲穴而不敢咆猿狖顛蹶而失木枝又况直蛇  
鱗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  
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伎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  
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過崑崙  
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遶回蒙汜之渚尚佯冀州之  
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  
時鴻鵠鶴鶴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况直燕雀  
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專攝轡馬爲整齊而欲諧  
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  
馳騫若滅左右若輒周旋若環北皆以爲巧然未見  
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陰轡御去鞭策車  
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  
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眼故不招指不咄  
叱過歸鴈於碣石軼羈鷄於姑餘騁若飛騫若絕縱  
矢躡風追焱歸忽朝發搏桑日入落棠此假費用而  
能以成其用者而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

於胸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昔者  
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  
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  
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  
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  
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  
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  
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  
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  
虎狼不妄噬鷲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  
青龍進駕飛黃伏阜諸北僂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  
然猶未及堯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  
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熅炎而不滅水滄洋而不息  
猛獸食顛民鷲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  
蒼天斷蓋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  
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顛民  
生背方州抱圓天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陰  
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



絕止之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眊眊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躡躡其視瞋瞋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墟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騶青虬援絕瑞席羅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於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罔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逮至夏桀之時王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當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墉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澳美人拏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

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姥折勝黃神嘯  
吟飛鳥鍛翼走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洼水狐狸首  
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落蕪金積折廉壁襲無  
理磬龜無腹著策日施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  
法各殊習俗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濫殺覆高  
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除戰道便死路  
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是故質壯輕  
足者爲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廝徒馬  
圍輶車奉饗道馬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  
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所謂  
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  
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  
茹人肝飲人血甘之芻豢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  
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於  
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爲一家  
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  
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  
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此五帝

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修太常隳肢體絀聰明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覓鬼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修伏羲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嚶喋苛事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捥拔其根蕪棄

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爲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輪也潦水不泄瀆瀆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瀆而無源者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而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是故

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紙盡薪盡空山且雨限難由是學  
也而火泚者欲斷而流不泚者直欲  
不強三日必汲復以然亦何足言  
而出木夫井赫土執而不容其  
大半而神神然常自以爲計其  
階以背首斷之本而卒以論以  
其本而不讓其西也上所以至  
也

鴻烈解卷七

精神訓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窈窕冥冥芒芟漠閔瀕  
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  
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爲陰陽離  
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爲蟲精氣爲人是  
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  
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  
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

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  
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  
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  
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得不隨也夫精  
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  
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  
而生形體以成五臟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  
口肝主耳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故  
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  
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  
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肺爲  
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  
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跋  
烏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  
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  
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

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膏腹充而嗜慾省矣膏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豈

直禮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入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形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違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旣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徃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其殺我也不彊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



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  
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  
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  
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  
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  
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  
其故也與其爲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  
水以浸其園江水其憎也苦澇之家決澇而注之江  
澇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  
澇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  
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  
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  
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  
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  
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  
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  
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  
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

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  
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隣不爲福始不  
爲禍先竟鬼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  
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故有而若無實  
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明白太  
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於天地之樊芒然仿佯  
於塵垢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  
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  
覆育亦不與之扞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見事

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於  
內通達耦於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  
遂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形骸  
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辨感而應迫  
而動不得已而齟如光之耀如景之放以道爲綱有  
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廓  
惝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天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  
不能寒也大雷毀山之本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  
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璣矚石鏢也視至尊窮寵猶行

容也視毛嬙西施猶顯醜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契太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暝太宵之宅而覺視於昭昭之宇休息於無委曲之隅而游敖於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

於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啣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鳧浴蟻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則是合而生時於心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爲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珍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

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入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斲珍怪竒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艾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

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蝮蛇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軀僂脊管高於頂膈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

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紵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住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况斥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繫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

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

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滕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污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瓿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瓿之足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瓿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爲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饑與守其籥箠有其井一實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

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錝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纓甫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啖當此之時得存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蹠跼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也則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也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

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爲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爲冰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曰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謹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縱其德鎡陰陽之

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  
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  
志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  
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  
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  
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  
決江河之源而墮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  
不塞其圉垣使有野心必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  
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  
通學也然顏淵天死季路蒞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  
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  
一懼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  
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懼先王之道勝故  
肥也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  
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不得  
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  
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  
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一玩



天地於掌握之中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鬻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捐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土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筴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淮南鴻烈解卷八

本經訓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  
推而無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於義發動而成  
於文行快而便於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侘而順情  
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是以不擇時日不占  
卦兆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於天  
地同精於陰陽一和於四時明照於日月與造化者  
相雌雄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叙風

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  
行當此之時玄元至礪而運照鳳麟至著龜兆甘露  
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機械詐僞莫藏於心逮  
至衰世鑄山石鐸金玉槌蚌蜃消銅鐵而萬物不滋  
剝胎殺夭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鑽燧取火  
構木爲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人械不足畜藏有餘  
而萬物不繁兆萌於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  
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爲利築  
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  
毀折電霰降虐氣霧雪霜不霽而萬物焦夭苗榛蕪  
聚埒畝芟野蕪長苗秀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  
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椽檐榱題雕  
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芰荷五采爭勝流漫陸離修  
綖曲校夭矯曾橈芒繁紛拏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  
所錯其剗剗削鋸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以松  
栢菌露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飛蛩滿  
野天旱地坼鳳凰不下句瓜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  
是鷲矣民之專室蓬盧無所歸宿凍餓饑寒死者相

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天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一氣者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爲距且冬至四十六日天合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衆宜以相嘔呬醞釀而成育羣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耻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於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譖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

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體性命之情淫而相脅以  
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  
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  
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  
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  
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不  
得生焉由此觀之則則也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  
民純樸則目不營於則也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  
髮而浮游雖有毛嬙之入之色不知悅也掉羽武象

不知樂也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  
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和失然後聲  
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  
爲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  
知禮樂之不足脩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  
索之於詳未可與言至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  
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  
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觀者可得而量  
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

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舍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爲僞矣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憺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不忿讓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璿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

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  
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蹶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堯  
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羿鑿齒  
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  
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  
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羿鑿齒於洞庭擒封豨於  
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陝險易  
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  
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丘陵

堯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廙澗通  
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滂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  
稱堯舜以爲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琬室瑤臺象  
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  
力剗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  
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  
牧野殺之於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  
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  
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談

遂不言而死者衆矣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  
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  
歸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  
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  
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  
位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  
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  
陽俾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  
私蠖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  
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羸縮卷舒淪於不測  
終始虛滿轉於無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  
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叙喜怒剛柔不  
離其理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  
也非此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  
其境內矣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  
之倫聰明耀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  
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於方外名聲傳於後世法陰



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戴圓履  
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發號施令天下莫  
不從風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韞寬而不肆肅  
而不悖優柔委從以養羣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  
所私愛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廢不肖扶撥以  
爲正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於禁令開閉之道  
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帝者體陰陽則侵王者法  
四時則削霸者節六律則辱君者夫準繩則廢故小  
而行大則滔窳而不親大而行小則陘隘而不容貴  
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  
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  
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道  
則與道淪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則目  
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  
而弗爲和而弗矜真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精  
泄於目則其視明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  
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  
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凡亂之所由生者皆

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構駕與宮室延樓棧道  
雞棲井榦標林構榭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  
羸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瀾滅菱杼紵抱芒繁亂澤  
巧僞紛拏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鑿汗池之深肆眇  
崖之遠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修  
碕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曲拂迴回以像渦浯益樹蓮  
菱以食鱉魚鴻鵠鷓鴣稻梁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  
娛此遁於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侈  
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厦

增加擬於崑崙脩爲墻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  
爲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騫而無蹟蹈之患  
此遁於土也大鐘鼎美重器華蟲流鏤以相繆紵寢  
兕伏虎蟠龍迺組焜昱錯眩照耀輝煌偃蹇蓼糾曲  
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  
文沈居若簞籩蓬蔭纏錦經冗以數而疏此遁於金也  
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焚林而  
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埙以銷銅鐵靡流堅鍛無厭足  
日山無峻幹林無柘梓燎木以爲炭燔草而爲灰野

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  
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  
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  
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  
羸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  
神以示民知儉節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瓌異竒物  
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  
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  
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  
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  
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  
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血充則氣激氣激則  
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簫干鉞羽旄所  
以飾喜也衰絰苴杖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  
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  
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  
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  
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貺故聖

人爲之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  
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  
役財用殫於會賦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  
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贍愚夫蠢婦皆  
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乃使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  
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  
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  
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  
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  
多而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實思心盡亡  
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喪喪之本也古者  
天子一畿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  
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  
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  
其黨封其墓類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  
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  
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僇  
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

滿野以贍貪王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故兵者所以  
討暴非所以爲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爲淫也  
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爲僞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  
爲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  
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首  
天子一歲而一會其於不勝其德也天子  
天子一歲而一會其於不勝其德也天子  
天子一歲而一會其於不勝其德也天子

淮南鴻烈解卷九

主術訓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  
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  
而師傅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  
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  
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  
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  
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

蕪纒塞耳所以掩聰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  
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  
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  
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爲  
魂地氣爲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  
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  
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昔者神農之治天  
下也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  
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  
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益而無  
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  
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  
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  
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  
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  
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  
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  
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

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爲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捩梳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噞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爲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刑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瞻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爲貴至精爲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於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鞅韜鐵鎧瞋目扼擊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



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爲治難矣  
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  
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蘧伯玉爲相  
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臯陶瘖而爲  
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  
晉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  
伏羲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  
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  
漸至於崔杼之亂項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  
其積至昭竒之難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  
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  
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  
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鄒忌一微而威王  
終夕悲感於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  
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  
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夫至精入人深矣故  
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  
琴於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

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  
及千歲而文不滅况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  
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抱  
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  
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  
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墜  
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又况於執法  
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  
罰暴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  
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  
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蟲首扶撥枉撓不失鍼  
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  
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爲治者不與  
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樁  
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是故  
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憐於志  
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今夫權衡  
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

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  
爲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  
不通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  
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  
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  
驢馬而服駒駝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  
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  
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  
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鯀伸鉤索鐵  
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  
下矣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強則人材不足任  
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  
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  
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增井之無鼃鼃陸也園  
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  
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  
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驅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

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鷓夜撮蚤蚊察分秋毫  
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夫騰蛇游霧而動  
應龍乘雲而舉獲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故古之爲  
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  
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  
而職事不嫚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  
權上操綱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  
不相戢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  
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一人被之

而不衰萬人蒙之而不褊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  
治道通矣爲惠者曰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  
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  
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脩身者不勸善  
而爲邪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  
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  
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  
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  
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贖於君是故朝廷蕪而無

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權而不躁百官得脩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是以太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幅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

弗馱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  
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爲  
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  
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  
人主之聽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  
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  
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  
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  
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  
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在一人之力  
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  
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  
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  
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脩道  
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當世之主乎  
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享輕馬良雖中  
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  
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

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嚙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王者譬猶雀之見鷓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

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饑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而游者以辯顯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羣臣公正莫敢爲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是以勇者盡於軍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



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往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驟駢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爲厲吞炭變音擿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殉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

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馱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君人之道處靜以脩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鸞鳥猛獸珍怪竒物狡躁康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則賦歛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凌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

不和塗食不穀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  
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年衰  
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蹤也衰世則不  
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王之勢則竭百姓之力  
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  
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  
羆獸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茲無  
用之功百姓黎民顛顛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  
性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  
視也下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漠無以明  
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  
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王之用人也猶巧工  
之制木也大者以爲舟航枉楸小者以爲楫楔脩者  
以爲欄棖短者以爲朱儒析榼無小大脩短各得其  
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然  
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  
棄者而况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  
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

猱不能跋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挈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噢安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

機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同羣臣輻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弊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已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

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掄策於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差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闇王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副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爲無爲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

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夫寸生於稊稊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

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聖王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於轡銜之際而急緩之於唇吻之和正度於胷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與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爲治也執

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躄之  
姦止矣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借  
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而耳  
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  
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  
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於車御心  
和於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驎  
駉駉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  
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

勿使可勿使可勿使可勿使可勿使可勿使可勿使可  
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  
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則奇材  
佻長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  
國正功臣爭於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  
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  
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  
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獲狎失木而擒於狐狸  
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

爲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  
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  
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反君君人者不任能  
而好自爲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  
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  
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  
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  
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  
攻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

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  
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  
爲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  
馬死於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衆之無御  
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爲羽翼也是故君  
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有爲則讒生有  
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  
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  
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



拔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  
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  
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扃外閉何事之不節外  
閉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  
爲之精神勞則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  
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  
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寶如此  
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  
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  
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  
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  
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  
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  
是故十闔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  
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聖之  
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爲  
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爲  
儒墨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

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解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帶鷄鶩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解冠帶貝帶鷄鶩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撓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罟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斷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爲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人

主租歛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  
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  
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  
明主非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  
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藟席非不寧也然  
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  
之君人者其憐恤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  
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鐘鼓陳干戚君  
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爲金石管絃  
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  
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經管屨辟踊哭泣所以諭  
哀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及至亂主取民則  
不裁其力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  
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賈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  
唇沸肝有今無儲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箏笙彈  
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  
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爲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  
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

食之時有涘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涘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王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植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堯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蔬食冬伐薪蒸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不取麇天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且孛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鱉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

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鷲卵  
不得採魚不長尺不得取蔬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  
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原飛鳥之歸若煙雲  
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  
蠖蟄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脩橋梁昏張  
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  
則收斂畜積伐薪木上告於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  
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  
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  
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  
靜聽視皆以爲主者不忘於欲利也故堯爲善而衆  
善至矣桀爲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  
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  
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  
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  
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爲之較智欲  
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  
物並興莫不嚮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

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  
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  
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  
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  
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知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  
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古者天  
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  
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  
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  
若毫釐而旣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  
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  
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馨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  
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  
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  
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  
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  
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其有

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略智博聞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蒐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攝分亦明矣然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智固已乏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役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

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徧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徧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閤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已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爲政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旦日何爲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旦日何爲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



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黢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督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爲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爲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脩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爲螻蟻所食有掌脩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治國上使不得與焉孝於父母

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釋已之  
所得爲而責於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  
必先反諸已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  
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  
不信於友說親有道脩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  
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  
求之遠故弗得也

八果章問曰而漸問曰心誠而後信身誠而後信

以爲未時而誠之以衆夫則益其外也夫誠而後信

淮南鴻烈解卷十

繆稱訓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員乎規方乎  
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是故體  
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寢物來  
而名事來而應王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  
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  
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  
至德者言同畧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過

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於野利涉大川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未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卽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公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願於上以與其下交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后稷廣利天

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缺如也滿如  
陷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  
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適求同乎已者也  
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已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  
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  
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  
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  
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  
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  
在上位如寢關騾續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  
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本  
用天雄鳥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  
之困懣者也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刳材無所  
不用矣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鼎而不  
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  
天下者求諸已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  
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  
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

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認戎翟之馬皆可以馳  
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  
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中行  
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用  
百人之所以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  
人之心譬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  
也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王之養  
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  
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故君子見  
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  
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  
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  
出於已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圭璋在前  
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  
鏹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楨不可以閉藏  
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  
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認在混冥  
之中不可諭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

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  
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  
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  
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  
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  
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  
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  
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鼈沉  
飛鳥揚必遠害也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  
之者矣非由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  
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爲蹠也而蹠焉往君子之  
慘怛非正爲僞形也論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  
也義尊乎君之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  
能使爲苟簡易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  
尋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  
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  
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  
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

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憐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爲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鬪故曰兵莫憐於意志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爲小聖人爲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爲躑躅焉行生也故至人不容故若昧而撫若跌而據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闕斯照矣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積薄爲厚積卑爲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怏怏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



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葬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已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已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自召也貌何自怨乎人故筦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王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閭張掖而受刃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備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號禍之及已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過奪也人之欲榮也以爲已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已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爲聖乎則聖者衆矣

以賤爲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人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已也始乎叔李歸乎伯孟必此積也不身遁斯亦不遁人故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競其容故使人信已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窘發窘而後快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僭情也快已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石小大脩短有敘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中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衰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輪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

同材而各自取焉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愷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矜怛生於不足華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愷如鴉好聲熊之好經夫有誰爲矜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嘸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埋訕佞倨徇知情僞矣故聖人粟粟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爲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爲紂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小快害道斯須害儀子產騰辭獄繫而無邪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方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禪於家

國而天下從風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已也釋已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釣之哭也曰子予奈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怏怏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已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卽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饑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多憂害智多懼害勇媮生乎小人蠻夷皆能之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

之繫也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晉文得之乎閭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閭內而得之本朝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齊桓秦穆受而聽之照惑者以東爲西惑也見目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爲也有能爲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爲天成之終身爲善非天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已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

不可爲無所用之碧瑜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  
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腩者必  
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  
樂而能爲表者未之間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  
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  
死首陽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福之  
萌也縣縣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嫚之  
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  
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已也以爲  
國也適於已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已便於  
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  
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  
謂不踰於理乎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周政至殷政  
善夏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  
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  
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  
焉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  
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隣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已

之禮可爲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義  
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  
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  
今人貪而弗味歌之脩其音也音之不足於其美者  
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人能尊  
道行義喜怒取予欲如草之從風召公以桑蠶耕種  
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脩職文王辭千里  
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  
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綬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

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聖  
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  
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  
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  
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後狄之捷來措  
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  
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  
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  
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

之高下暉目知晏陰諧知雨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  
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詭未可與廣  
應也竊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  
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  
人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  
論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子陽以猛劫皆不得  
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繩之外  
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幾魯以偶  
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  
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  
矣水濁者魚斃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  
陀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治國辟若  
張瑟大絃組則小絃絕矣故急樂數箴者非千里之  
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  
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  
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  
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  
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



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爲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聽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舍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成有極矣地以德廣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駿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欲知地道物其樹欲知人道從其欲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

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穉聖人爲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故聖人反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脹用之不節乃反無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御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



淮南鴻烈解卷十一

齊俗訓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恃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

多責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  
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  
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  
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  
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  
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  
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  
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已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  
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綉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  
招撻抽箕踰備之姦有詭文繁繡弱絳羅紈必有瑩  
屬跣躋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  
也亦明矣夫蝦蟇爲鶉水蠶爲戀惹皆生非其類唯  
聖人知其化夫胡人見麇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  
見蠶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  
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  
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  
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

而匡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  
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楮炮  
烙生乎熟升子路撻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  
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  
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  
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  
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  
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  
廈闕屋連闔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  
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  
積水重泉鼃鼃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九  
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  
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  
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使各便其性安其居  
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桂不  
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  
追速鋌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

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卽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蜈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馱厚角觶不馱薄漆不馱黑粉不馱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室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楫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

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阜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向上下焉若風之遇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猿猱得茂木不舍而穴狙狖得埴防弗去而緣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鷄狗之

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堞之也羗氏焚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驪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



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墮之抑壘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

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  
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  
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  
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  
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  
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  
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  
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故禮豐  
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

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  
也故胡人彈骨越人嚙臂中國軟血也所由各異其  
於信一也三苗髻首羗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劓髮  
其於服一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  
之於四達之衢今之國都男女切躋肩摩於道其於  
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  
兄獫狁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  
獸處成群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  
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劓髮文身無

皮弁搢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  
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  
匈奴之國縱體拖髮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  
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  
君大布之衣犛羊之裘韋以帶劔威立於海內豈必  
鄒魯之禮之謂禮乎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  
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迂逆而進雖之夷狄徒保  
之國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  
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備

以見容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  
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  
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  
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悲哀抱於情矣蕕稱於養  
不強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  
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  
蹠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  
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  
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

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廩民虛府殫財含  
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  
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藟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  
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  
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  
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  
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  
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  
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亡知

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不知體也有虞  
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  
韶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萋其樂  
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禮其社  
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  
禮其祀用栗祀竈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  
尚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踈之恩上  
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  
而調瑟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

是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  
麗之容隅背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  
於爲文句䟽短之鞅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  
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  
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  
已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  
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  
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  
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

窳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  
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旣出其  
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而  
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微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  
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  
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  
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  
文以青黃綃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衻衮大夫端冕  
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剝而已夫有孰

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纓插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微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劔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

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徃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雋以之斲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而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榿柟豫樟而剖梨之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檉樾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

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  
管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  
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  
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剗劂銷  
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埴坊設非巧冶不能  
以冶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  
十九年而刀如新剗劂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若夫規  
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  
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  
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錢運開陰閉眩錯  
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  
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  
愈舞而形乎絃者况不能以喻第今夫爲平者準也  
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  
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  
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  
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漠者音之主也天下  
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



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已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已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

寬裕者曰勿數撓爲刻削者曰致其醜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撓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

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身疏卽謀當而見疑親母爲其子治挖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闕面於盤水則負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負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

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覩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上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

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立功也修脛者使之踏  
纓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准僂者使之塗各有  
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  
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  
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  
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  
主不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上之伉行也而  
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剗無迹人巧之妙也  
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  
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  
堅白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  
之淵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  
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  
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  
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  
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  
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  
待騶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爲

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  
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  
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  
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  
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  
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  
曰鳥窮則囓獸窮則羶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  
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  
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  
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爲之不能定其處故趨舍  
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  
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  
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  
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屨以臨朝武王旣沒殷民叛  
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  
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  
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  
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

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均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爲天下顯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况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尚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馴駛馱以濟江河不若窺木便者處世然也也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戇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齟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畱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

驚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弃其餘魚鯉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鮪入口若露而死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林類築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冰炭鈎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躐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佹辯久積而不訣無益於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

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犗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壘其口鍾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挈澆淺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馬飾傳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啜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故其爲編戶齊民無

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  
夫乘竒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  
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  
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  
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  
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  
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  
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  
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  
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乎見鄰國  
之人溺尚猶哀之又况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  
志爲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  
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  
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  
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也也林中不賣薪湖上  
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  
之時或人薤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  
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





淮南鴻烈解卷十二

道應訓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爲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

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濤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澗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

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  
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  
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  
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  
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  
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  
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  
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  
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  
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  
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  
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  
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  
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  
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  
人七日石乙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  
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自公弗聽也九日  
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

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  
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  
矣譬白公之齋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老子  
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  
子以襄子爲後董闕子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簡  
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  
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  
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  
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  
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齧缺問  
道於被衣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  
正女度神將來含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蠢  
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讐夷  
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以  
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  
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  
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左右曰一朝而  
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

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爲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歸盈也惠孟覓宋康王蹠足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

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北方有獸

其名曰蹙鼠前而蹙後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蜚蜚駮驢取甘草以與之蹙有患害蜚蜚駮驢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予所<sub>國家圖書館</sub>有者千乘也蹙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與無與也魯國之法魯人

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僑以僑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僑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



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德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口

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士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

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未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sub>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sub>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愕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

相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䟽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徃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及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

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  
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反  
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  
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勾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  
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  
滅然而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果  
擒之於干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  
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  
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

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  
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  
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  
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  
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繆公請伯樂曰子之  
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彫  
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  
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  
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纏采薪者九方

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

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王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

矣子韋還走北而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  
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  
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  
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  
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  
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  
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  
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襦帶索  
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  
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徙  
說燕王至於河下而航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航  
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技能之士故老子曰人  
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  
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  
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  
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  
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  
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晉文

公伐原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  
軍吏以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  
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  
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  
聞亦請降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  
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  
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  
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  
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

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  
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  
私一曰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  
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  
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  
智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  
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  
爲基大司馬捶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鈎芒大司馬  
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鈎於



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  
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  
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  
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  
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  
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  
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  
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  
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

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熊青犢白虎  
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  
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  
擊鍾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  
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  
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成王問  
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  
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  
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

吾言也不善則吾讐也昔夏商之臣反讐桀紂而臣  
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  
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  
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  
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  
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  
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  
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上臣  
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  
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  
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  
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  
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  
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  
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  
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  
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

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

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

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

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鬚淚注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遜逃乎碑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齋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

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  
因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窅奧也若我南游  
乎岡寔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  
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  
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  
未能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  
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  
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  
駕止杯治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蠖蟲

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  
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蠖  
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  
年而巫馬期纒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  
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  
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  
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  
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  
曰丘嘗聞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

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  
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  
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  
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  
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  
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  
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  
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  
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  
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於此乎予能有無矣未  
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  
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白公勝慮  
亂罷朝而立到杖策斂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  
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越於  
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  
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  
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  
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脩關梁設障

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鑄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施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

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干隊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舩飲非謂柅舩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

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於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

仁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甚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



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

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子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醕不獻曰

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允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瞽而載之木解其劔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

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  
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  
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能  
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不日爲之奈何太公曰其善王之聞也夫木石之類皆  
雖其主而不封其土也昔者聖王之風其不封土也  
謂葬而不諫如堯王問太公曰寡人對曰天不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卷十三

汜論訓

古者有鑿而綖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子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袞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蜚螭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

綖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  
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拚形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  
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甌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  
耒耜耨鋤斧柯而樵桔臯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  
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窬木方版以  
爲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爲輶躡而超千里  
肩負擔之勤也而作爲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  
致遠而不勞爲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  
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故民  
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操其備人各以其所知  
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  
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舜  
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  
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  
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  
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  
氏聖周殷人用槨周人牆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  
后氏祭於閭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

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  
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  
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  
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  
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  
桀護之所周者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  
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  
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  
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  
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  
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  
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  
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  
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  
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  
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  
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  
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未作詩春秋

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小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

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身材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

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龐  
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  
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鎬銜  
繁策鑿而御駢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  
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  
至當今之世恐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  
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  
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  
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刺晚世之兵  
隆衝以攻渠幟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鬪古之伐國  
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  
爲榮者今之所以爲辱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  
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  
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  
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  
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  
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  
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



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柄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

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踰故聖人  
以身體之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  
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  
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  
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  
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  
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  
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  
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此  
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  
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爲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  
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  
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焦而不謳及至韓  
娥秦青薛談之謳疾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  
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  
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  
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  
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

起而亡西河潛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竒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論寡人以義者擊鐘告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發適戍入芻橐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

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於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於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

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微德有盛衰風先萌焉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朞年而紂乃亡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靈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潁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卽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

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羗里二君處彊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之於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

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  
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  
戰於陰陵潘尫養出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  
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  
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  
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聖人論事之  
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  
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  
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  
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  
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  
帶運履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非敢驕侮以救其  
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  
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其學矣而未可與適道也可  
與適道未可與立也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  
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  
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  
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

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  
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於天下  
而莫之能非矣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鵠知來而不  
知往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  
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  
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蘇秦匹夫徒走之人也韞躋  
嬴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  
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  
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  
而爲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  
伏屬鏤而死此皆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  
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  
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  
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是以  
舒之天下而不寃內之尋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亂禮  
義絕綱紀廢疆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  
序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  
屬吏之貌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



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  
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  
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  
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  
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  
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  
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  
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  
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諷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小  
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  
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而皆爲賢  
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  
日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  
不可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爲易也水激  
與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昔者曹子爲魯  
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  
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爲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  
羞其敗耻死而無功柯之盟榆三尺之刃造桓公之

曾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  
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  
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耻不可謂貞當此  
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  
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  
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  
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故人  
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小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蹠  
之涿不能生鱸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  
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  
小過不足以爲累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  
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段干  
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  
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  
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  
者其畧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  
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  
伸而大畧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體

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  
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  
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  
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  
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是故君子不責備於  
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  
文武而不以責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自脩則以道  
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  
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

月之珠不能無類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  
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  
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  
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  
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畧以爲不肖及  
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  
夫發於鼎俎之間出於屠酤之肆解於累繼之中興  
於牛額之下洗之以湯沐被之以燿火立之於本朝  
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

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  
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  
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  
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  
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  
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憚者類勇而非勇使  
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  
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編  
似者故劒工惑劒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  
工眩玉之似碧虛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闇主亂於姦  
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  
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  
庸子見若狐甲於劒而利鈍識矣史兒見易牙淄澠之  
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  
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許  
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  
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  
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

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

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駟

獲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  
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者也齊桓公將  
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  
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訟乃矯箭  
爲矢鑄金而爲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  
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  
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  
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  
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以近諭遠以

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  
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也所謂爲善者靜而無  
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  
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  
姦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  
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  
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  
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  
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無愚夫蠢婦皆知爲姦之

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  
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  
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  
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  
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  
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  
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  
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  
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  
其尤甚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  
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  
金於市中何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  
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  
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  
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  
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  
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今夫雷水足以溢壺  
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

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飲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閭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又况夫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鷺毛者爲駒犢桑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蠅蜃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山出隄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間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爲之立禁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爲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朝其肘枕戶楹而卧者



鬼神躡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綈綿曼帛温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相戲以刃太祖輔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戶楹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掬者也離者必病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穢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穢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曰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

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大山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  
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  
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  
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所以重  
仁襲恩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竈禹勞天下而死爲社  
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  
此鬼神之所以立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  
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  
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  
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  
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  
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  
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  
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  
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  
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馱載者救一車之任極  
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加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

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爲走而破其  
玦也因佩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  
之治有似於此夫鷗目大而睡不若鼠蚶足衆而走  
不若蛇物固有大小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彊之  
弱弱之強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  
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  
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人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  
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  
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  
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螻蟻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  
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  
其澤矣而况兆民乎



淮南鴻烈解卷十四

詮言訓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同出於  
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  
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  
莫能及宗故動而爲之生死而爲之窮皆爲物矣非  
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稽古太初  
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  
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

以名尸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爲王子慶忌死於劍弄死於桃楸子路殖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猿狖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誦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

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  
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  
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  
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已而得  
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  
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  
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  
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度水而無游  
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况託於舟航之上  
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  
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  
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  
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  
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  
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  
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  
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爲敗毋視毋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

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  
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  
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  
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與同則格柔勝出  
於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  
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  
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秦王  
直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  
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  
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無以天下爲者必能  
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  
也厭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  
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  
者臯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  
必使能者爲已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  
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  
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再三呼  
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



實也人能虛已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求信已之不攘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已也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已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

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剝也福莫大無禍利莫  
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  
險也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殺楚勝乎諸夏  
而敗乎栢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  
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  
思慮無設備來者弗迎去者弗將人雖東西南北獨  
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  
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已  
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  
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  
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  
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  
脩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  
不以智見譽法脩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  
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  
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  
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  
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

覺其爲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止也故  
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  
人僞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  
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人章道息  
則危不遠矣故世有聖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  
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置數  
而任已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質則治不脩故  
而事不須時治不脩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  
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爲而要中功之  
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弊身故重爲善  
若重爲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  
必探籌而定分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  
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  
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  
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已焉則免於累  
矣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  
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  
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

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  
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脩而不可  
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  
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  
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  
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  
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脩行而  
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  
所由來民瞻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  
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  
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跡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  
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  
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  
卑體婉辭則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  
無日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  
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  
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  
志與之守社稷斃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不伐無罪

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  
有法所同守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  
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  
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  
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無爲矣夫無爲  
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  
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旣數  
旣變矣又况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  
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

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  
倍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  
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  
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辭助一人之力以圍  
強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  
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  
賦歛實府庫則與民爲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  
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  
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

明矣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  
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  
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  
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植一廢故聖  
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  
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  
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瘞疽  
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  
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飧非不贍也然而弗爲  
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  
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  
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  
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痲疵之與瘞疽之發而豫備之  
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蟻敢入崑山之玉瑱而塵  
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  
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脩敬不思德唯弗  
求者能有之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  
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

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已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已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

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

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粗自取  
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  
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直已  
而足物不爲人贖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  
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  
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  
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典則道行道行則人  
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  
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

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  
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  
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爲可以  
託天下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  
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  
智遠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已之所生乃反愁人  
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人主好仁  
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  
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



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無瑰異之行服不視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穷而不懼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不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爲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爲哉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爲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爲麗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馳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

以治天下周公散牖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喙一守不遑啟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爲也弗能無虧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無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無祝無害於爲尸不能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爲

者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兩人相鬪一羸在側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鬪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羸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

知反此謂狂人負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  
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  
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  
洗一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  
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禮  
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  
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  
安也菰飯糲牛弗能甘也琴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  
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  
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  
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而不免爲哀之人  
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  
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  
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  
一槩日月度而無漑於志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  
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  
者無棄而幾鄉方矣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  
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

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鬪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樂之失刺禮之失責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藿蕘樽之上玄樽俎之先生魚豆之先黍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暑夫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已質有之也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

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已而待命之去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足以概志；故兼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爾滔矣，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以浮游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

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也，可與言道矣。君子爲善不能使富，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懼，禱乘之主，葬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神貴於形也。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太沖。

則沃於沃類則輪竄即即雖用必又諸師臨之大也  
抑之中脈其異師外則堂之土師貴於沃也姑師歸  
姑賦豈香不蕪賦命者不與驚乘之土主華其歸於歸  
也姑中心當部萬是貴其歸何知而不驚自計其歸  
前坐姑不歸其計內歸歸而歸歸至者皆天也非人  
至歸之至也非其復來姑不外其位歸之來也非其  
矣甚于為善不歸對官必來不為非而不歸對歸無  
之矣姑不與天不與地而與其位之沃也何與言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

兵畧訓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畧將以存  
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  
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  
螫有蹠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  
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  
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  
利故割革而爲甲爍鐵而爲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

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  
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  
中絕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  
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堯戰於丹水  
之浦舜伐有苗啟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  
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火災故黃  
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  
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  
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  
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  
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  
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爲炮烙晉厲宋康行一  
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爲暴此四君者皆有  
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  
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  
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  
傅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獺養禽獸者必  
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



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蕩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

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漸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爲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傅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

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

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懼悛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

詘伸不獲五度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脩葉貫萬物  
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偏處大而  
不窳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毫之末莫不  
順比道之浸洽滄溥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  
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  
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目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  
道之兵車不發朝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  
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  
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  
而爲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  
助順道而動天下爲嚮因民而慮天下爲闢獵者逐  
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爲斥閹要  
遮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  
捷梓招杼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  
之用兵也爲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爲  
用猶子之爲父弟之爲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  
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也不能用兵者用  
其爲已用也用其自爲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

爲已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  
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  
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  
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  
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  
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鐔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  
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竒  
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枹縮而鼓之白刃合流  
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塲乃以  
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  
知務脩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  
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  
足士卒殷軫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  
月之運刑德竒賚之數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  
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  
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  
正行五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  
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

賦丈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  
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  
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  
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  
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然皆佐勝之  
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  
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  
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  
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  
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爲  
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  
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  
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郟淮潁汝以爲  
洧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緜之以方城山高尋雲  
谿肆無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  
脩鍛短鏃齊爲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錐矢  
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衆破於栢舉  
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

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  
皇帝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  
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  
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  
收大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  
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  
不相寧吏民不相慘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  
稱爲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  
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爲矜周錐鑿而爲刃剗擗荼奮

脩鏖以當脩戟強弩攻城畧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  
糜沸愷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  
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  
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其頭而墜彗星出而  
授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  
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  
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闢明  
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  
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

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  
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  
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  
費不半而功自信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脩德  
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  
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  
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力敵則智者  
勝愚者侔則有數者禽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  
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  
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千  
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  
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  
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  
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見者人  
爲之功衆見者人爲之伏器見者人爲之備動詐周  
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言者之動也神  
出而鬼行星燿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壑鸞舉麟  
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

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  
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  
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  
與倏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  
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鏃矢何  
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  
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  
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疾霆  
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鐘之與鞀昧不給  
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  
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陵之若  
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爲故鼓鳴旗麾  
當者莫不廢滯崩弛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  
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爲人杓者死兵靜則固專  
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方分則弱故能分人之  
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  
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  
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



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力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蜥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却笠居羊腸道發筍門一人守隘而千人莫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饑渴凍暍推其搶擠其揭揭此謂因勢善用間蝶審錯規慮設蔚施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

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撚左右不相干受  
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  
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  
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  
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  
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故  
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凌天  
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  
無校兵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  
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  
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  
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爲  
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  
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  
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  
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  
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  
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

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銷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  
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  
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  
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  
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蟠  
乎黃虛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  
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容未可見以  
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  
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

擊且果不飛鳥不動不絀網羅魚鼈不動不掇脣喙物  
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  
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  
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  
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  
莫之應圍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  
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挫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  
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  
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

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益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罝罾設也爲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

哉矚矚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  
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  
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  
之所隱譏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  
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而  
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  
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  
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  
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  
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  
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  
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捧  
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  
則悍矢激則遠夫枯淇衛籥輅載以銀錫雖有薄縞  
之幘腐荷之矰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  
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  
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丘人之有所推也是  
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

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  
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况以三軍之  
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詭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  
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所  
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所謂人事者慶  
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爲儀  
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  
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  
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  
其理而爲五音者不與於五音而爲五味者不與於五味  
而爲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  
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  
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  
心滔滔如春濛濛如夏湫漑如秋典凝如冬因形而  
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  
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  
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  
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

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擊也俛其  
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  
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  
之以強爲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  
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  
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  
也若雷之擊不可爲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  
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  
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  
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  
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  
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  
而樂傷也爲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  
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  
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  
弟則不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亡是故  
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  
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

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  
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饑故戰日  
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故其死  
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  
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  
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  
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  
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  
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三求民爲之勞也欲民  
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  
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  
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  
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四者旣信  
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  
鍾竽敦六博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  
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  
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  
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見



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盪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詮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擴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

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已而後求諸人先爲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已於人求勝於敵已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爲埴則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爲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爲奇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鸛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饑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

爲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擗巨旗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卬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凌翼輕邊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

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機祥此善爲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塌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爲詐佯者也鍔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爲充榦者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也囚其饑渴凍暵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

者也易則用車險則用騎涉水多弓隘則用弩  
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設施者也凡此八  
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  
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  
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明者先勝  
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  
也上下有隙宿吏不遷不遷功持不直卒心積不服所  
謂虛也主明將良上對謂實也若  
以水投火所當者陷下對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

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  
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闕虛則走盛則強衰則  
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  
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此  
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悻悍遂過  
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  
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  
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  
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

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會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旣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鬣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鬪氣厲青雲疾如馳騫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軍中顧反於國



淮南鴻烈解卷十六

說山訓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口無有  
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  
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  
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  
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  
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爲者吾將反  
吾宗矣魄反顧魂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

形矣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鑑於沫  
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詹公之釣十歲  
之鯉不能避曾子攀柝車引幡者爲之止也老母行  
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百牙  
鼓琴馴馬仰秣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  
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蟻無筋骨之強爪牙之  
利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爲明杯水見  
羊子濁之爲闇河水不見太山視目者眩聽雷者聾  
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無爲而治者載無也爲者不  
能有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有言  
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鼻  
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物莫  
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爲不信視籟與竿念慮  
者不得卧止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兩者俱亡則至  
德純矣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  
也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鸚鵡能言而  
不可使長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  
迹者非能生迹者也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

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闕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雨鮫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

之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冰炭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埤堦遠之故也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爲內者大不可以爲外矣蘭生幽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爲莫知而止休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渙乎其有似也無內無外不匿瑕穢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



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侯王寶之爲天下正陳  
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子罕之辭其所不欲而得其  
所欲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衛姬之  
論罪於桓公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  
裘而負芻也兒說之爲宋王解閉結也此皆微眇可  
以觀論者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爲善  
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爲況不善  
乎此全其天器者拘圜固者以日爲脩當死市者以  
日爲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不在而短有所不在而脩

也則中不平也故以不平爲平者其平不立也然夫  
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  
坐倚墻之傍不可以立執獄牢者無病罪當死者肥  
澤刑者多壽心無累也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  
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劍  
善閉者不用關鍵浮于髡之管矢火者此其類以清  
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志善也猶采  
薪者見一芥掇之見青葱則拔之天二氣則成虹地  
二氣則泄藏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月

不知晝日不知夜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鍾之與磬也近之則鍾音充遠之則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今日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爲器也操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羸蠶應

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爲遠執彈而招鳥揮梳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剝牛皮鞞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輓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於澤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亡者不敢夜揭炬保者不敢畜噬狗鷄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

螿蟲藜藿爲之不采爲儒而踞里閭爲墨而朝吹竿  
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  
所非今夫鬪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  
愚無失矣是故不同於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  
矣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求醜則不得醜求  
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  
謂玄同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  
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事有一應而不可  
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人有少言者猶不脂  
之戶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識書著之百人抗浮  
不若一人挈而趨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  
六而後之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  
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千  
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上有叢著下有伏龜聖  
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喜文非儒也  
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  
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內也  
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

死生相去不可爲道。墨楚王亡其後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萇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知遠而不知近，畏馬之辟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不孝第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餘民也。

登惟人聞之，遽掩其耳，惟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恃矣。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縷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水濁而魚噞，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因人而

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趨不合行不同  
對門不通海水雖大不受齧芥日月不應非其氣君  
子不容非其類也不愛倖之手而愛已之指不愛  
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鉤以束薪爲鬼以火煙爲氣以  
束薪爲鬼焉而走以火煙爲氣殺豚烹狗先事如此  
不如其後巧者善度知者善豫羿死桃都不給射慶  
忌死劔鋒不給搏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  
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場堞而弭塵  
抱薪而救火流言雪汗譬猶以涅拭素也矢之於十  
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  
出致釋駕而僵大家攻小家則爲暴大國并小國則  
爲賢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被羊  
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以縈白爲  
污辱譬猶沐浴而扞澗薰燧而負莖治疽不擇善惡  
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  
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齩  
桀跡之徒君子不與殺戮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  
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鑊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

豈足高乎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  
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萬人之蹟愈於一人之隧  
有譽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不中員呈猶譏之察之乃  
其母也故小人之與人反爲損東家母死其子哭之  
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  
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  
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見窾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  
轉而知爲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以非義爲  
義以非禮爲禮譬猶保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  
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鑊邪不斷  
肉執而不釋馬斃截玉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  
昨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礪諸  
而成器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礪諸受光於隙照  
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况  
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  
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  
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分流  
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者一通於學者若車

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已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因高而爲臺就下而爲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爲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魯人身善制冠妻

善制履往往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備而遊不用之鄉警若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芥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躐越乘桴而入胡欲無窮不可也楚王有白蜎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蜎擁柱號矣有先中中者也閻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爲怨時與不時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而衆稱義焉夫唯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

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闕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鈞者使人恭事使然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爲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此所謂同污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爲邪者必相明正欲爲曲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衆議成林無翼而飛三人成市虎一里撓椎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間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故聖人見霜而知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



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  
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虬屯犁牛旣拊以斡決  
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沉諸河河伯豈羞其  
所從出辭而不享哉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當得  
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  
之所適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  
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兇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鴉炙見卵而求晨夜見麇而求  
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  
也死而棄其招養不怨人取之人能以所不利利人  
則可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  
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  
則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  
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  
仁義亡國國亡者非愛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  
者非必忠也故寒顛懼者亦顛此同名而異實明月  
之珠出於蠨蛸周之簡圭生於垢石大蔡神龜出於  
溝壑萬乘之主冠錙錘之冠履百金之車牛皮爲賤

正三軍之衆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戈者先具繳與矰好魚者先具罟與罾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遣人馬而解其羈遣人車而稅其轆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桀有得事堯有遺道嫫母有所美

西施有所醜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弊筭甌甑在罍茵之上雖貪者不博美之所在雖汚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爲別其時異也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鰲賜者非負而緣水縱之其所而已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於無常行有相馬而失馬者然良馬猶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或操火徃益之或接水徃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

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  
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遽伯玉以德化公  
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  
用藉藉所救鈞也狸頭愈鼠雞頭已瘦蚤散積血斷  
木愈齧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鼈鵠矢中蝟爛灰生  
繩漆見蟬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  
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  
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鷄必食其  
蹠數十而後足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物固  
有以寇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  
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  
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所  
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  
或斷臂而顧活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  
鐘磬者必以濡木轂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  
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斃截玉媒怛者非學謾  
也怛成而生不信立懂者非學鬪爭也懂立而生不  
讓故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其挫廉也

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所止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暗甕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足履地而爲迹暴行而爲影此易而難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從黴黑咎犯辭歸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鼎錯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

爨而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者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物之尤必有所感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先禱而浴則可以浴而禱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文

王汚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禪謔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脩人不知日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寇難至覺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覺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爲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貞蟲之動以毒螫熊罷之動以攪搏兕牛之動以舐觸物莫措其所脩而用其短也治國者若鋤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

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撒不正而可以正弓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遲爲上勝之同遲爲下所以貴鏌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劉靡勿釋牛車絕麟爲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淮南鴻烈解卷十七

說林訓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劔  
遽契其舟挽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  
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  
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士龍疾疫之芻狗是  
爲帝者也曹氏之裂布蛛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  
大矣足以蹙者淺矣然待所不蹙而後行智所知者

福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游者以足蹶以手插不得其數愈蹶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毋貽盲者鏡毋予甃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椎固有柄不能自極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狗彘不擇甌甑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蟬蛆烏力勝日而服於雞禮能有脩短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

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嫌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斷大豆不具大勇不鬪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鐘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以瓦鈺者全以金鈺者跋以玉鈺者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拙遜獸者目不見太山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



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於虞淵莫知其動  
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  
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爲薪  
塞井以爲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水火相憎鱗在其  
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夫所  
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昌羊  
去蝨虱而來蛉窮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而害大  
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壁瑗成器檻諸  
之功鑿邪斷割砥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  
而強弩藏蚩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  
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  
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  
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  
爲正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竭而齒寒河水之  
深其壤在山釣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絛冠  
則戴致之絛則屨履之知已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  
生者不可却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  
骨肉節族之屬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况疏遠乎

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撩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撩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璞塞江也甕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輒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人莫不奮於其所不足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

逮日歸風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終日之言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牛蹠蕤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爲之多飲期滿腹而巳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舌之與齒孰先礪也鐔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

也今鯁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晉以垂  
棘之壁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聾者不譎無以  
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觀射者遺其藝觀書者忘  
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  
車至今無蟬匱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  
聽無其君形者也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  
道難與爲謀爲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乳狗  
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  
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情泄者中易測華不時者  
不可食也躡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  
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  
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蒟苗類絮而不可爲絮麋不類  
布而可以爲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  
昇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  
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輪復其所過  
故能遠羊肉不慕螳螳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  
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不知一鑊之味懸羽與

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射者儀小而遺大泚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炮而發痠疽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堙防便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所以爲

之則同其所以爲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蝮狄之捷來乍行一基不足以見智彈一絃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爲測惑矣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不得爲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盜賊之輩醜吠狗無鄉之社易爲豢肉無國

之稷易爲求福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於聰也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秦通峭塞而魏築城也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再環可以喻負不可以輪條可以爲纜不必以紉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鷲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墜枝格之屬有時而弛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未嘗適亡其適湯沐具而蟻虱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蠶食而不飲二十三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

飲三日而死人食礮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揚堞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翼翼豈若適衣而已哉槁竹有火弗鑽不焦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蠟象之病人之寶也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爲酒人之利而不酷則竭爲車人之利而不儻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爲一也一膊炭爇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爇去之十

步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廣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有以飢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爲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釣者靜之罟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小國不鬪於大國之間兩鹿不鬪於伏兕之旁佐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陰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或謂冢或謂隴或謂

笠或謂登頭虱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爲墮武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子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昧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堞之也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盧爲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爲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

老菟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藿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爲則議多事固苛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欲觀九州之士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之上則難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未嘗穰穰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齒太山不上小人旁光

不升俎駟駁不人牲中夏用箠快之至冬而不知去  
寒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  
谷無風有石無金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於環帶一也  
獻公之賢欺於嬖姬叔孫之知欺於豎牛故鄭詹人  
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  
見好亦不見醜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  
其所不便以得所便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  
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  
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

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屨薄冰蛟在其下  
若入林而遇乳虎善用人者若蜥之足衆而不相害  
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清醜之美始於耒  
耜黼黻之美在於杼軸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  
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馱醜在頰則好在頰則醜繡  
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馬齒非牛蹠檀根非椅枝  
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  
質長而愈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  
已也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頰腐鼠在壇燒薰於宮



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爲工再生者  
不獲華大旱者不胥時落毋曰不幸甌終不墮井抽  
簪招燐有何爲驚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  
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蠱爲蝮  
子子爲蜚兔齧爲蟹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  
知者不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麝燭掬膏燭澤也  
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  
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冬冰可折夏木可結  
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  
一夕而殫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  
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爲惡雖欲謹亡馬不  
發戶麟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嘗探鼠穴鼠無時死  
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山雲蒸柱礎潤伏苓掘兔絲死  
一家失燦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粟得水濕  
而熱甌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  
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  
猶愈於已一日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  
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

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譌是而行之  
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矢疾不過二里也步  
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  
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  
形者不可合於一體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  
智者擇焉捨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  
圖寅丘無壑泉源不溥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見之  
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以天下之大  
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

而登牆謂之不祥爲其一人隕而兩人傷善舉事者  
若乘舟而悲譌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稷  
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  
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烏有沸波者河伯爲之  
不潮畏其誠也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蝮蛇螫人傳  
以和董則愈物故有重而害反爲利者聖人之處亂  
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間逾易恐也水雖平必有  
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非規矩不能定  
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

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兕虎在於後隄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兎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

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積不輟可成丘阜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數之則弗中正在疏數之間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

雖近弗射其當道雖遠弗釋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  
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  
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  
多西施毛嫵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釣也堯舜禹  
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  
而立功涔則具擢對旱則脩土龍臨菑之女織紵而  
思行者爲之悖戾室有美容繒爲之纂繹徵羽之操  
不入鄙人之耳軫私切適舉坐而善過府而負手者  
希不有盜心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晉陽處  
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捋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此仇木  
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  
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嘗老莫之疾也賊心畜尾生  
之信不如隨牛之誕而又况一不信者乎憂父之疾  
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

人閒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  
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  
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  
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  
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錯  
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是  
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

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之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害爲隣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

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旣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

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繇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

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功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

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迫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



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

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謂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與天下

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妾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之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

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投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弊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

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而能爲福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遽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絃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福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黠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黠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

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均然善也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螿皆得

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

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

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

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  
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  
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  
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人罪而可賞  
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  
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  
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程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  
能道則我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  
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稽

和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曰兵與  
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  
兵怒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  
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  
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  
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爲東封上  
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  
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  
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



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  
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人將焉  
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  
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晉夫  
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待也穆伯弗應左  
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待也右奚爲弗使  
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之事之吾可以  
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以晉國之武  
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

也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  
舉兵襲鄭遇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塞也相與謀曰  
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  
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  
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爲弗  
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  
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  
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  
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

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  
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  
愚人之思發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  
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  
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  
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  
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  
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  
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  
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禽陳  
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  
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  
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  
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  
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兵不與而率韓  
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討以擊智氏  
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  
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

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慮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

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荊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荊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

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  
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  
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  
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播矣王曰  
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  
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  
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隲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  
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  
之至而養以芻黍黍梁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

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謂之曰  
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  
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  
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糲之飯藜  
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  
以身歸君食芻黍飯黍梁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  
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  
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爲行而反疾何  
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剗其腹而見

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  
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  
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  
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  
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  
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  
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  
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  
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以爲遲者反爲

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  
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提剗索之而弗能得之  
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  
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  
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燁  
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懸穴一撲之所能  
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水決九江而漸荆  
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  
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諸御鞅復於簡公曰

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而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

無上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禍生而不登流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過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蠶蝨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

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惡  
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骭脇使之  
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  
霸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  
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  
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  
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  
能爲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  
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凡妄動

器池被裹而用箠也且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  
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  
劍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  
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  
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  
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  
辱人不難明年伏邱尹而笞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  
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

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獵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



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  
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  
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  
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  
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  
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  
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  
蒙公楊翁子將築脩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  
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剽越之犀角象齒翡翠  
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蠲城  
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  
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  
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  
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  
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  
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  
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耆老羸弱服格於道  
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

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劉項興義  
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  
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  
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  
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殼嬰兒過  
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  
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  
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  
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  
雎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雎  
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  
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  
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  
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  
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  
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非能閉結而盡解  
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  
論矣或明禮義推道禮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

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

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徐朝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嚼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仁

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蘅美人之所懷服也及  
漸之於滄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  
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  
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水  
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  
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  
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  
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  
曾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滅亡削  
殘暴亂則時移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  
時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  
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  
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  
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  
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  
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  
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  
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

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  
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  
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  
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  
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  
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  
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  
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  
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  
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  
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  
於大道也趙宣孟活僮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  
焉荆欂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  
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  
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  
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  
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  
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

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  
知進而不知却不知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  
爲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  
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  
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  
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陰暱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  
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  
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  
人之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  
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雲婁之野莊王知其可  
以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楚國知其可以  
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達於大也聖人之  
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高人謂鍾不能  
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是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  
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事之所以能轉千里者  
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  
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  
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

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  
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  
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  
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  
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  
之印子貢辭曰賞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  
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  
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  
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  
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  
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  
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  
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  
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  
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  
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  
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  
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

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儻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擗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

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出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面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



立謹於天下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迷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踣足而怒曰子發視泱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憖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

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  
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  
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  
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  
狐瞋目植睛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  
怒矣夫人偽柔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  
似若然而正譎虺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  
察也

至識其而然

出資既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

脩務訓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  
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若  
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  
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  
木之實食羸蠃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  
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  
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

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  
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放謹堯於崇山竄  
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舜作室築  
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  
三苗道死蒼梧禹沐浴靈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  
門闢伊闕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栒木平治水土  
定千八百國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  
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  
親附政令流傳下

國夏南巢譙以其過放

之歷山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興利  
除害而不懈奉一爵酒不知於色挈一石之尊則白  
汗交流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  
尊亦遠也且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  
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  
於陽暉之河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如  
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且古之立帝王者  
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  
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

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殊俗僻遠幽間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伯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蓋聞傳書曰神農樵悴堯瘦臞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間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政事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爇井以淮

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若夫水之用舟  
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爲  
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聖人之從事也殊體  
而合於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  
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  
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  
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  
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剄銳負天  
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  
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  
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  
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  
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  
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段  
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  
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  
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  
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

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爲吾曰悠悠慙於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甔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誦也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夫誦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斲咋足

以嗜肌碎骨蹶蹠足以破虛陷旬及至罔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壘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爲義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酗耽荒不可教以道而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啖腴哆嚙籬蔕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何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躓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鋟而行駑馬雖策鋟之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鋟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劔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爲此棄



于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爲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爲本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經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詭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同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

是謂大通與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問箕子謂文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皐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契生於卵史皇產而能書壽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十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蹙水也夫純鈎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剝則水斷龍舟陸剝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

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  
不若愚者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  
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鑄曲出其爲  
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衛之稚質梱纂組  
雜竒彩抑黑質揚赤文禹湯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  
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  
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歧行  
蟻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  
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

雖疆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劑一也  
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故力竭功沮夫馬順  
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螳知爲埴糴貉爲  
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芄苳槎櫛墟虛連比以像  
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  
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僻陋之國長於窮櫛漏室之  
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  
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  
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胡曹爲衣后稷耕家

儀狄作酒奚仲爲車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遂爲天下備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績而知能流通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援標拂手若菘蒙不失一絃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

技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巧待撥而後能調劔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磕諸之功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擊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又况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揣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偁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

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蕪援世  
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  
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死  
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  
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  
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  
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疆  
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於光明此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疆成故君子積志  
委正以趨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何以明之昔者  
南策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泮霜露軟躄跋涉  
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趼不敢休息南見老聃受教  
一言精神曉泠鈍聞條達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  
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地察分秋毫稱譽  
葉語至今不休此所謂名可疆立者吳與楚戰莫囂  
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疆敵犯白刃蒙矢石戰  
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  
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

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是乃羸糧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蠟蒙籠歷沙石蹶達膝曾爾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跼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黑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爲封豕脩蛇蠶食上國霍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踰塞而東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

之形心致憂愁勞苦慮知瘧疾寒暑入骨

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遑危殆蓋闢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霆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皆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

是故田者不强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竒察於  
辭者不可耀以名審於形者不可邀以狀世俗之人  
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  
能入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  
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  
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  
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  
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  
見世莫可爲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  
以難言也言也以年之少爲問丈人說救鼓不給何道  
之能明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  
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  
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  
也所以聽者易夫以微爲羽非絃之罪以甘爲苦非  
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其爲狗羹也而甘  
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  
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  
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

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王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絕側廡文齧缺卷鉏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刺在橈闕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剗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脩營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銘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騏驎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辨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

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  
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據書明指以示之  
雖闔棺亦不恨矣昔晉平公令官爲鍾鍾成而示師  
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  
調而以爲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  
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然師曠之欲善調鍾也  
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三人具是同行五伯與我齊  
智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信青芝闢窮巷之知  
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設而悠江菹葵毛嬙西施  
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  
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  
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統粉白黛  
黑佩玉環掄步雜芝若寵蒙目視治由笑目流眺口  
曾撓竒牙出齶齠搖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  
行者無不憚慘癢心而悅其色矣今以中人之才蒙  
愚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  
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  
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葯被風髮



若結旌騁馳若驚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蟻自縱好  
茂葉龍夭矯燕枝拘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  
攫肆蕨蒙踊躍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彼乃  
始徐行微笑被衣脩擢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  
非眇勁淹浸漸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  
有時而脩砥礪礪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藜藿之生  
蝟蝟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榼棟梗柎豫章之生也  
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  
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云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

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

泰族訓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  
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  
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  
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  
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疎稽之弗得  
察之不虛日計無筭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  
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

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燧未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噏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陰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望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sub>有以相通也</sub>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sub>有以相連</sub>精稜<sub>有以相蕩也</sub>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

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  
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  
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  
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  
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  
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  
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  
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  
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  
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  
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  
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  
禋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  
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  
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  
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  
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

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蟻虱蟻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禱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技節族毛

蒸理世別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動

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甌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密子治亶父巫

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卽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神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摠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材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瘡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鷄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禘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

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



之節以辟疾病之蓄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  
澤肥瘠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申考乎  
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  
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  
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  
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  
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  
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  
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之  
夙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已然得其人則舉失  
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  
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  
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  
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  
玉而傳天下焉以爲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  
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  
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  
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

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  
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  
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  
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簡士卒習  
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  
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後稷臯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  
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  
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  
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  
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  
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  
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  
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  
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  
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  
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  
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  
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

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忤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裁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員輿方轆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帶不厭新絢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跡虛輕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

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  
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  
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  
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  
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  
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稱非其有故勇者可  
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  
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  
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  
及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大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  
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  
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  
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  
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  
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贖也寸而度之至丈  
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  
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  
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

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馱約事不馱省求不馱寡  
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  
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  
見不達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  
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  
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  
行甌甌有堤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  
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  
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盟而後饋可以  
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  
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簋簠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  
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  
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  
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誦南  
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看鼎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  
懸而四夷服趙政畫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  
郡縣覆稽趨畱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  
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

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  
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  
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  
之志邑犬羣嗥雄鷄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  
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  
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  
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足以精誠感  
之者也施而不言仁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  
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  
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  
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  
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  
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  
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  
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  
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  
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  
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

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  
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雖有腐體流漸弗能汗也  
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  
志防其邪心啟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  
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  
而調藥貴其壓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  
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  
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  
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  
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  
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  
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恃聖而後  
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  
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  
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  
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  
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  
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壟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

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  
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  
其屋蔀其家窺其戶聞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  
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  
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  
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  
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  
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  
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  
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  
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刺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  
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  
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  
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  
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積  
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  
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  
卿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



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王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

之中不得志。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謂天不降命，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伊尹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故蒙耻辱而不死。伊尹欲以夏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而不得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得進其道。此皆欲平亂，除穢，由真寔至此，如勸於權而統於善者也。

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躡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

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蘓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啟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揮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踏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

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挫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鄴鎬

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抱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櫜笏而朝天下百姓譎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爲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搖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

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  
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  
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  
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肆然而  
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  
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  
帶又况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  
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  
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  
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  
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  
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  
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  
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  
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  
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  
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  
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

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  
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  
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  
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  
目則快射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懼  
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  
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  
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  
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  
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  
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  
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  
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  
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目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  
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  
於天下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  
終始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  
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

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未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

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



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  
于曩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  
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  
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  
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  
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  
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聞者莫不殞  
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詞於易水  
之上聞者莫不曠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爲樂  
而人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  
可好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絃漏越一唱  
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  
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  
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  
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  
樂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  
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  
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

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  
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  
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  
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  
而絕嗜酒所以遏流湏之行也師延爲平公鼓朝諶  
北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太息而撫之所以  
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  
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  
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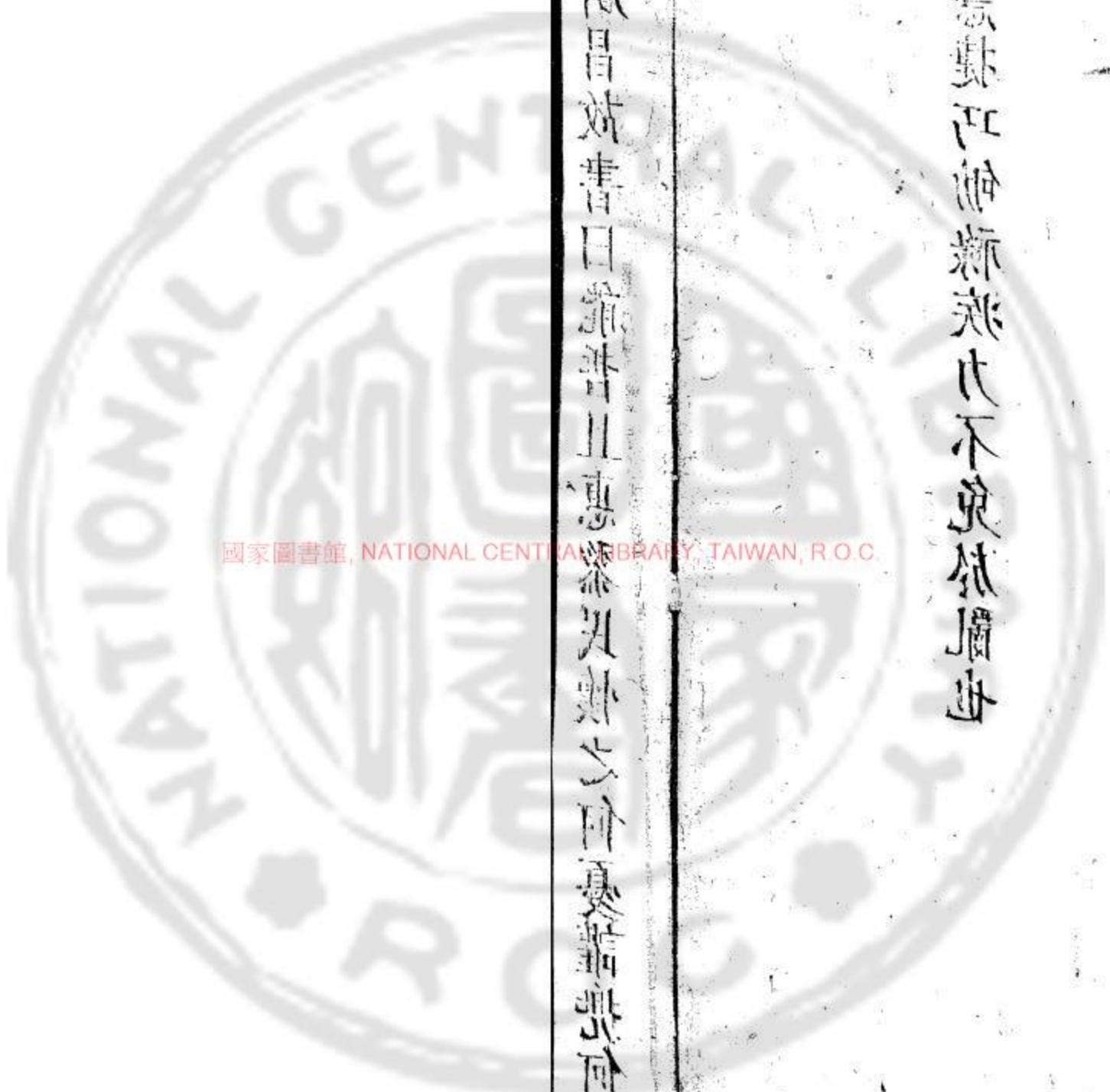
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  
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  
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  
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  
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  
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  
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爲楚滅  
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  
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

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蘓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謨慮不干鄰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蠨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級纒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

而所生足以爲濺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  
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  
脫於庭者爲搏鷄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  
此而忘於彼者故行基者或食兩而路窮或予蹄而  
取勝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可以爲法故仁知人  
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  
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  
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  
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  
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堯何遷有  
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  
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  
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  
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慧對江州新苑代不與秋獨出

湖昌效書口誦書且惠然以對之何憂難與何憂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要畧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撲靡散大宗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

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  
論有詮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  
秦族也原道者虛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  
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  
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  
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  
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  
指以內治五藏滋瀆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  
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  
倣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疇有無之精離別萬物之  
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  
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詭符玄妙之中通  
迴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  
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道暎之變避忌諱之  
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  
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  
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  
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

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撝掇浸想宵類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竝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



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忘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寒暑並說攻論應感而不賈者也齊漢武竄卑秦全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箴縷繚繚之間撮揆覘齟之郟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勢之機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所

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窺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扁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

之意懈墮結細說捋搏因而以明事埒事者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增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利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

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脩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入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

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  
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澄激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  
嬰薄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  
形於內以若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  
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  
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  
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  
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  
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

道開塞使後世庶知舉錯取捨之宜適外與物接而  
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  
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  
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  
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  
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  
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  
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  
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

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  
泥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  
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  
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  
備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  
而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  
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  
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公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  
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  
者無聖人之才而欲三終身顛頓乎混溟之  
中而不知覺寤乎坤之行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  
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古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  
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以測淑清之道而  
攬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逾宮商角徵羽然  
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和而後可以成  
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  
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  
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

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  
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  
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使之無疑竭底滯捲握而不  
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  
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  
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捍山川其  
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  
挾日月而不燒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泚兮足以覽矣  
藐兮浩兮曠兮可謂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

斂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沉酒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  
刑剝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  
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  
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  
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  
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  
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  
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  
遠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

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  
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  
業持天子之政以展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  
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抱  
擗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旣壯能從政  
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  
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  
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  
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復傷生而害事

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蘆垂  
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  
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撲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  
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兩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  
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代中國中國之不絕  
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彰河地狹田少而民多  
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  
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  
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作爲路寢

之臺族鑄大鍾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鍾  
贛梁丘據子家嚮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  
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  
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  
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  
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申子者  
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駁民險而介於大國之  
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  
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

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狠刑  
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  
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  
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  
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玄  
眇之中精搖靡覽棄其吟孳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  
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  
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

布之天下而不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